

一面铜锣天下响

刘 勇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面銅鑼天下响

刘 勇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57年·長沙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农村新人物与新气象的短篇集。

“張江渡口”通过一个残废的复員軍人駕渡船的故事，生动地刻画了一个新人物的精神面貌。“王大媽的銀洋”、“喜事”、“送猪”及“时英和强生”等四篇，描写了农业合作化后新人物的成長。“一面銅鑼天下响”，写的是热火朝天的積肥运动。“共同上升”，描述了农业合作化高潮中階級斗争的一个側面，写一个老实勤儉的貧农在农业社干部的教育与支持下，擺脫了富农的压制，参加了农业社。

编号：(湘)0630

一面銅鑼天下响

著 者：刘

出版者：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长 沙 市 德 字 公 庄

印刷者：湖 南 印 刷 厂

长 沙 市 蔡 興 中 路

发行者：新 华 书 店 湖 南 分 店

开本：787×1092 1/32

1957年3月

印张：1 5/8

1957年3月第1

字数：34,000

印 数：11——2,000

統一书号：10109·97

定 价：(6) 0.15元

813
L663

目 錄

張江渡口.....	(1)
王大媽的銀洋.....	(7)
●一面銅鑼天下响.....	(14)
喜事.....	(20)
送猪.....	(26)
时英和强生.....	(32)
共同上升.....	(39)

張江渡

細嫩的柳枝迎着春風搖擺，小鳥兒在樹枝頭跳着、叫着，好象在歡迎復員軍人楊民生同志回鄉。

民生在縣里下了汽車，拖着一只跛腳，三步并兩步地往張江河渡口走去。

張江河有好幾十丈寬，河東岸有一個小市鎮，河西岸是一個接着一個的山沖。人們來來往往全靠渡口上那只渡船。

駕渡船是個又辛苦又麻煩的工作，無論刮風落雨，白天黑夜，什麼時候喊船就得什麼時候渡。撐得慢一點，碰上脾氣大的人，就得受氣挨罵。大家都說駕渡船是吃“菱角子飯”，沒有誰樂意干，解放前，一年總要換十多個人；有時候竟是一只空船擺起，過河的，硬要等對岸來了人撐過來。若是不湊巧，來了人不會撐船，你就只好瞪起兩眼望着對岸發急。

解放後，山沖里的生產大大地發展了，鎮上的生意也就熱鬧起來。過河的人川流不息，駕渡船的人也就固定下來了。

民生到張江渡口時，太陽正當頂。過了河，到家就只四里路了。他想，別了多年的爹媽和春秀，看到我該是個歡樂的場面啊！可是，張江渡好象故意跟他為難，渡船擺在河那邊，任他怎麼喊，也沒人應聲。和他一起等船的人對他說：

“同志，你把口水留着養牙齒好了，要等那邊來人才有辦法呢。”

民生覺得奇怪，便問：

“怎么，渡船上沒有人？”

那人解釋道：“駕渡船的張老信昨晚病了，一時還沒找到替手。”

等船的人越來越多，民生望着那長長的行列嘆了口氣：“這一天，真不曉得耽誤人家好多事啊！”他坐在渡口上，一個人深思起來了。

第二天，民生帶着介紹信到區公所去了。區里的幹部全是老熟人，見面就談起他往后的工作問題。民生笑着說：

“我已經找到工作了。”

“甚麼工作？”劉區委問。

“張江渡駕渡船的張老信昨晚病死了，我去接替他。”

話剛落音，劉區委就搖頭說：“那怎麼行？你是個殘廢軍人，怎麼能干那個事？不行！過幾天，我們一定安置你一個合適的工作。”

“我左脚有點跛，駕渡船不要行動，不正合適么？”

劉區委怎麼也說服不了他，最後只好說：

“你硬要去，那就讓你去試一試，以後可一定要變動啊！”

民生走後，劉區委決定星期六下午派個人去給民生換換班。

民生從區里回來，春秀高興地迎住問他：

“找到合適的工作了？”

民生笑着說：“一步路都不要走。”

“在區里？”

“不，在張江渡。”

“在張江渡口供銷社里？那好！”

“不是的，是駕渡船。”

“什么？”春秀一下子楞住了。撅起嘴巴，埋怨丈夫說：“你怎么找这么个工作呀？”

民生的爹娘也反对，說他身体吃不消，左鄰右舍也都打破鑼。可是民生还是滿腔热情駕渡船去了。

初撑船，尽鬧笑話，篙子不听使喚；划起槳來，船打圈圈，硬不往前走。二十多分鐘才能渡过河。好在过河的人里头总有一兩個駕船的內行，他們一上船就搶着撐的撐，划的划。有时，过河的尽是些妇女、小孩，那就硬要他自己动手了。他划得那么慢，人家虽然默不作声，有的人甚至还說：“楊同志，不要用那么大的勁，慢一点不要緊，我們没什么緊要事。”可是，民生总觉得对不起过渡的人。明明大家是用焦急的眼色望着自己呢！有时，他尖着耳朵听那些紅領巾們細言細語：“今天又要迟到了！”他虽然沒進过学校，可是，他知道迟到是違反學習紀律的。他仿佛看見紅領巾們跨進肅靜的教室里的時候，臉上露出來的窘狀，他多么着急啊！于是，他全神貫注地看人家怎样撐，怎样划；逢內行人就虛心請教。不到一个月，就練成了一个出色的划船手。

可是，他並沒有滿足。他想：每天过河的人最少有兩百多，一年就有七、八万人，現今过一渡河还要二十來分鐘，要是找个竅門，一十五分鐘能过一渡河，这給过河的人節約多少時間啊！將这些時間用在生產上，那就算不清能增加多少收成。

他成天想呀想的，終於想出了一个办法。不过，头几次並沒有成功，經過好几次試驗、改進，才創造了一个脚撥舵，兩手划槳的快速划船法。从此，十五分鐘就可以过一渡河啦！过河的人看見这么快，都笑嘻嘻的，有的人还拍拍他的肩膀，伸出大拇指說：“嗨，老楊真是了了不起的人啊！”

民生紅着臉說：“這算什么，比人家王崇倫、張明山、李呈桂……差得太遠啦！”

民生又想，過河的人要在船上停留十多分鐘，這些時間白白地浪費又多么可惜啊！得想办法使過河的人不浪費時間。他想着想着，又想到大家正在鬧文化大翻身，於是，便在附近的小學校里借來一份隔日的報紙，開船時，就拉個識字的人讀起報來。這樣做，果然很受群眾歡迎。後來，他又把自己從部隊里帶回的圖書、畫報都拿到船上來，過河的人一上船來看的看畫，看的看書，讀的讀報，可熱鬧啦！只是日子久了，書和畫都翻爛了，看的人不感興趣了。民生便和區里的文化站訂了個借書合同，每隔十天，



（伍 覺作圖）

站里的同志便送些新書來。过河的人一到河边就回过头去大声地喊：“后面的同志快來呀！到水上圖書館里看書去啊！”好远好远就能听到这种嘹亮而又愉快的声音。

民生在船上开伙，菜是从春秀那儿拿來吃。可是，最近却間了十來天沒回家拿菜了。春秀非常惦念，今天正好是星期六，晚間就是民生休息的时候。春秀煮了条鯉魚，到船上去看民生，还打算扯点布跟他一起回家。

在路上，春秀碰到五个人，都跑的飛快，好象有什么急事去。春秀估計：他們到了河边，一定会大声喊船。也怪，那五个人到河边，一声也沒喊。大家掏出手帕來揩汗。春秀對他們說：

“不喊一声，船恐怕不会過來呀！”

有一位同志蛮有把握地說：

“老楊駕船，不要喊。”

果然，那人的話還沒落音，船就象箭一样過來了。船剛攏岸，大家都跟民生握手問好，民生也跟他們老張老李地叫得怪親熱。

过渡的人下了船后，民生对春秀說：

“以后不必送菜啦，菜还吃不完哩！”

“天上掉下來的？”春秀开玩笑地問。

“天上什么时候掉过东西？”

“哪來的？”

“到鎮上去賣菜的人，一过渡，总要丢把菜放到船上。”

“別人辛辛苦苦种出來的，你怎么好意思吃？”

“我不也是这么想！”民生拍了拍左腿說：“我总是跟他們推來送去，象打架一样，人家的腿比我的腿走得快，有什么办法！”

太陽偏西了，民生還沒吃中飯。這時，岸上還沒來人，民生便搶空吃點飯。他一邊吃，一邊朝兩岸張望。一碗飯還沒吃完，對岸又來人了。他把碗一丟，馬上又划起槳來了。春秀把他攔住說：

“魚涼了沒味，你把飯吃完，急什麼呀！”

“我事急，可你要知道人家更急呀！”

春秀見攔不住，便把槳搶過來說：

“你吃飯，我幫你划。”

春秀划了几下，船打着圈，不往前走。沒奈何，只好把槳交給民生。民生笑着說：

“你別小看這活兒，還得跟我學個把月徒弟呢！”

春秀上岸後，朝供銷合作社走去，經過小學校時，看見學校的黑板報上寫着：

“今天晚上，我們請革命殘廢軍人楊民生同志來校講戰鬥故事。……”

春秀很快地在供銷社扯好了布，回到船上。對民生說：

“今晚，你又不能回家？”

“是呀！小同學們跟我吵了几次，硬要我去講一講。”他試着問春秀：“你願意去听嗎？”

“願意。你一講得好，我就鼓掌。”

太陽慢慢地西斜了，江面上漾動着金色的、柔和的光輝。民生站在船頭上，他那映在水上的倒影，越來越顯得高大了。

王大媽的銀洋

从建社到現在，已經十來天了。昨天晚上，訂出了生產計劃。今早，開社員大會討論生產投資問題。這裡去年受了水災，經濟上有些困難，劉社長把情況向大家談了一陣，說農業社要是沒有足夠的資金，生產計劃就實現不了，希望大家愛社投資。

他的話剛剛落音，好多女社員當場就答應把收藏了多年的銀洋和金貨拿到銀行里去換錢，投到社里搞生產。掌聲和歡笑聲驚走了後邊林里的鳥。人家都那麼興奮，只有王大媽低垂著頭，偷偷地往屋角里鑽，等人們沒注意時，便從後門口溜走了。

初成是王大媽的兒子，二十來歲人，身體長得蠻魁梧。他的未婚妻叫陳細英，同他是一個社。平時，無論學文化或開會，兩人總是同來同往，怪親熱的。今早，散會後，初成在門外等著細英一同走。真是厭人就丑，等人就久，明明只等了十來分鐘，初成等得直躁腳。細英一走出來初成就噉著咀說：

“我怕你死了！”

“我死了你着急不？”

“我？牙齒要急得梆硬，舌子急得稀軟。”

“真是這樣？”

“別囉嗦了，我有件好事告訴你。”

“什麼好事？”細英一本正經地問。

“我媽媽有銀洋。”初成興奮地說。

“我媽媽也有。只怕一時還拿不出呢。”

“不成問題。我這就去拿。”初成邁開了步子，細英拉住他說：

“你看你還是這個脾氣！早揭鍋蓋飯不熟，我們還得好好商量，想個好辦法叫老人家樂意把銀洋拿出來。”

“要想什麼辦法，叫她拿出來就是。”初成說罷就大步大步地走了。

細英忙追上去說：

“初成，性急煮不成好飯，你要耐心說服媽媽。”

“媽媽的銀洋好比罈子裡的烏龜，伸手就拿到了。要你耽這分空心！”初成邊說邊打着飛跑回去了。

細英跑得上氣不接下氣都追不上他，只好站住望着初成的背影說：

“看你這個急性子要到什麼時候才能改過來！”

她站着不知怎樣是好：先跟初成一同去說服王大媽；還是先回去打通媽媽的思想？她沉思了一下，覺得媽媽的思想比王大媽容易打通些，還是先回去為好。來一個先進帶後進。

細英迎着金光閃閃的晨陽，三步并兩步地往家裡走去。

初成一氣跑到家裡，正碰着大媽提着豬食桶轉來，他劈頭就問：

“媽，會還沒散，你怎么先走了？”

“伢呀！豬在欄裡餓得叫，我的肚皮也沾了背脊骨，我就回來了！”

“媽，你看今早的會開得好不好？”

“我吃过飯了。給你留了樣好菜，快去吃吧！冷了就沒味。”

“媽，那些女社員真值得我們學習哩！”

“快去吃吧！冷飯冷菜吃了生病。”

要不是剛才細英再三叫他耐心一些，他早就發作了。這時他實在忍耐不住，便直截了當地說：

“媽，你把銀洋拿出來吧，投到社里搞生產幾多好。……”

話還沒說完，大媽臉一板搶着說：

“我有銀洋？我的銀洋從哪裏來？你要有銀洋，你拿給社里用吧！”

“媽，罈子口易封，人口難封，你瞞不住了。爹爹死的時候喊你到床前說的，說是埋得有二十三塊銀洋。我在側邊聽見了。你還不承認！”

“你爹一不做賊，二不劫搶，過去，屋里敲壁無土，掃地無灰，搞到上餐沒下餐。——天上掉下銀洋來？”

“我在側邊听爹爹說得清清楚楚。你还当我三歲兩歲。”

大媽的氣越來越大，站起身來指着神龕上初成爹的神主牌子說：

“你这沒腦筋的，早不說遲不說，偏偏要等他在側邊才說！……”

初成的心急得突突地跳，他哀求道：

“媽，快拿出來吧！我給你拜几拜。”說罢就象拜菩薩一樣作揖叩頭起來。

“我還沒死，不用你拜！”

“不用拜，就把銀洋拿出來！”

“太陽從西邊出就拿出來！”

“你私心太重！”

“你翅膀硬了！”

正在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陳細英走了進來。細英看見母子倆那個樣子，知道一定是吵咀。就朝着初成說：

“初成，你惹得媽媽生氣？快向媽賠禮吧！”細英走到大媽面前，笑咪咪地說：“媽媽，初成還是孩子氣，您老人家大人有大量，別生他的氣了。免得把自己的身體氣壞。”接着，她又對初成使了個眼色，說：“劉社長有事找你，快去吧！”

大媽看見兒子走了，細英妹子又是那麼逗人喜歡，她的氣一下子就消了。拖條板凳過來，說：

“細英，坐吧！我們娘崽是鬧着玩的。”

細英坐下以後，順着大媽的脾氣拉了一陣家常話，才慢慢地扯到正題上來：

“媽媽，我有幾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你是我心坎上的人，只管說吧！”

“媽不見怪，我就說。”細英輕言細語地跟她說：“媽媽，萬事起頭難，何況我們這裡去年遭了水災！社里的生產本錢確實困難。……”

大媽才知道細英和初成，原來是芝麻油麻一個種。她的氣又來了，但細英到底還是一個沒過門的媳婦，有些難為情，便把氣忍住了。裝得很平靜地說：

“共產黨叫我們辦的農業社，社里沒生產本錢，還怕政府不發貸款么！”

“政府當然要貸些款；不過，我們也要替政府打打算盤：要搞工業建設，要修水利，不知有好多好多的開支。就拿修南洞庭湖來說罷，光是做工的就有七十萬人，要用好多的錢啊！媽媽，

我們自己能够做得到的事就應該自己來做，要是都依賴政府，全國这么多農戶，政府又怎么照顧得了？就算照顧得了，又拿什么去搞建設？”

大媽低著頭不作聲，細英又往下說：

“我知道你老人家的銀洋是省吃省用積下來的，當然舍不得。說个笑話給你老人家听，剛才我媽媽拿出那五塊銀洋來，叮叮噹噹敲了半天，象是她的嫩滿崽一樣。我說：‘媽，這完全是自覺自願的，你舍不得就收起吧！反正誰也不能強迫你要。’她老人家把銀洋往我手里一塞說：‘我听你們說得清清楚楚了，为了社，为了早日过好日子，为了子子孫孫，我舍不得也要舍。拿去吧！’當然，老人家這份心思也是難怪的。”細英拿出那五塊銀洋叫大媽看。

大媽還是不作聲，只是勾著頭好象在想心事。細英接著說了死錢變活錢，公私都有利的道理；又說明將來的生活会過得更好等等。

親家母的行動，細英說的那些實話，激動了大媽的心。忽然，她的眼睛一紅。滾下了幾滴熱淚。

“細英，莫怪我不肯把銀洋拿出來，這裡有個原因。民國二十

三年大天干，秋後收的谷子只有兩籬筐。到第二年春耕時，爐鍋里煮粥都沒米放；又沒个銅板，全家大小餓肚子，我那大妹子和喬伢子又患病。七想方八設法，沒搞到一個錢，他倆姊妹就活



(黃潤霖作圖)

活地病死了。那时初成还只有大半歲，我的奶子只剩下塊皮了，餓得他日夜啼哭。初成爹每天餓起肚子做工，搞得骨瘦如柴。越來越没办法，我只好背着初成討米。俗話說得好：一年給蛇咬一口，十年看見鱗魚还怕。自后，我和初成爹商量，宁可少吃兩碗飯，每年硬要積一塊把銀洋防后，一遇到天灾大害的年歲，就把銀洋拿出來，免得受那样的苦。細英，我那大妹子和乔伢子死得好苦啊！”

大媽說着說着，哭得更伤心了。細英也跟着流出了热泪，不过她还是哽住咽喉安慰大媽：

“媽媽，过去那样的苦楚再不会有了。如今是新社会，有共產党作主。远的不說，單說我們去年遭水灾的事，政府派人幫助我們搶險，又是貸款，又是救济，真是要粮給粮，缺衣發衣，使我們很快就恢复了生產，重建了家園；要是在旧社会，媽媽这几塊銀洋，能做多少事？再說，將來我們用机器作田，有办法对付灾害，日子越过越旺盛。媽媽，你还耽心什么呀！”

大媽右手撩起圍裙擦了擦眼泪，說：

“我那大妹子和乔伢子要生在这个时候就好了。將來你們生的娃娃真是跌到福窩里。”

說得細英臉紅了。停了片刻，見大媽还在伤心地哭着，她又親熱地說：

“媽媽如果舍不得銀洋，就收着吧！在共產党領導下，反正什么事也不强迫。我媽和那些女社員的銀洋不都是自覺自願拿出來的！”

这个妹子的确有兩手，她明明是用的以退为進的办法。大媽覺得有这么一个聪明的媳妇很滿意。她的伤心立即消散了，連

忙把泪水揩干，站起身來說：

“你媽的銀洋都拿出來了，我的還留着它生息嗎！初成要象你這樣說得明白，我早就把銀洋拿出來了。”說罷，她三步兩步地進房挖銀洋去了。

一会，初成也回來了。他剛進門就問細英怎么样了，細英一五一十地說了一遍。他喜得跳起來說：

“你真有兩手！”

細英橫了他一眼，裝出副嚴厉的面孔“罵”了他一句：

“看你這急性子脾氣改不改！”